

## 第十三回 兩房妻暗中雙錯認

風景從來說古杭，青山綠水足徜徉。  
烹羹燴玉年年脆，蘆桔含花處處香。  
教妓樓高春艷冶，夢兒亭古月蒼茫。  
畫船載得春歸去，爛醉佳人錦瑟傍。

且說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有兩個土財主。一個姓朱名子貴，號芳卿，年長二十八歲，正妻早故，祇有一妾，乃揚州人，喚名喻巧兒。年方二十二歲，生得天姿國色，絕世無雙；一個姓龍名天生，號天生。年長二十六歲，妻亦亡過。因往南京嫖著一個姊妹，名喚玉香，年方二十二歲，乃蘇州人，那姿色不須說起，十二分的了。他兩家住在浙江驛前衝繁之所，貼鄰而居。他二人俱是半文半俗土財主，或巾或帽假斯文。朱子貴又愛小朋友，相與了一個標致小官，喚名張揚，年方一十七歲，生得似婦人一般，令人可愛，日逐間接了龍天生，三人做一塊兒吃酒閑耍，捉空兒便做些風月事兒。龍天生也愛他貌美，幾番要與他如此，因朱芳卿管緊了，不得到手。就要如此，也不難事，祇因兩家內不放鬆，故此倒也算做一樁難事。

閑話不題。且說西湖內新造一所放生池，周圍數里有兩層彼岸，中間起建一所放生池，甚是齊整，可與湖心寺並美。故此艷女八方叢集，遊人四顧增輝，年年四月初八乃佛浴之日，滿城士民皆買一切水族，放於池中，比往日不同。張揚得知，與芳卿道：「明日四月初八，那西湖放生有趣，何不早喚船，湖上一游！」芳卿道：「使得。」忙喚小使往涌金門叫船，撐到長橋住候。龍天生得知這個消息道：「我也出些分資，同去耍耍。」玉香知道說與丈夫：「我有五兩銀子，買些螺螄之類同去一游。」天生道：「須接朱二娘同去方好。」玉香走到後園裏，叩著角門，祇見一個女使開門。

巧兒聞知龍二娘到，連忙走來迎接。玉香說其原故。巧兒笑道：「承二娘攜帶，同去走走。奴家也買些水族，同做些好事，不枉一番勝事。」便留玉香吃了午飯，須臾別去。巧兒與丈夫說龍二娘約他之意，大家同去一遊。芳卿道：「使得。」未免隔夜整辦酒餚。

次日喚下轎夫，一竟抬到長安，下了湖船。各人相見，巧兒與玉香坐下一桌，他三個男人坐在下邊一桌，把船撐到放生池邊，都往寺裏一看，果是勝會。蓮池大師有云：

人人愛命，物物貪生。殺彼軀充己口腹，心何忍焉。夫靈蠢者，性身命豈靈蠢之殊；愛憎者，性生死原愛憎之本。是以聞哀鳴而不食其肉，見穀棘則易之以舉，凡具有生，莫不均感。於是擇四月八日之會，留千鱗萬羽之恩。個個開籠，放雪衣而歸去；人人發筒，從赤尾以將來。全生起於一念，惻怛由於天然。脫殘生於鼎鑊蘇物類於刀鋒。梵咀之聲，騰於岩谷。香花之氣，蔽於林泉。神鬼共所欽聞，賢愚齊加贊嘆。而放無常期，舍無定處。車停松柏，載將連遠談禪；舟散苑蒲，樂比坡仙會客。途中肯行方便，舟中尚乏餘糧。況費用不過常食，解脫實用歡欣。在天在地，咸得遂其生成，隨喜隨緣，疇敢資其利益。變漁獵必爭之所，為飛潛不死之鄉。檀越存心，咸期普津梁之會；家居作業，聊當遠庖廚之冤。

又一聯附後：

茹素亦茹葷，憑我山籠野味。  
不殺亦不放，任他海闊天高。

那來來往往，男男女女，絡繹不絕，如行山陰道中，使人應接不暇。五人遂爾登舟，竟至湖心亭住著。上岸登樓，果是暢心悅目。朱芳卿看了玉香，頻頻偷眼；龍天生見了巧兒，步步留情。兩個婦人暗暗領意。適見紅日將西，急忙反棹，早到原所，轎夫早候。依先取路而歸。自此兩家內人相好，你去我來，各不避忌。

祇因龍天生每每要與張揚結好，朱芳卿亦知其意。一夜，張揚宿於芳卿書館，與玉卿勾當。芳卿說起玉香標致，愛慕之極，不能夠如此。張揚說：「這事不難，自古道：捨得自己，贏得他人。包你上手便了。」芳卿道：「終不然把己之妾換他不成。」張揚笑道：「龍天生每每要我和他如此，我因為了你，不好又和他上手。這事祇須在我身上，便好圖之。」芳卿道：「你不可視為兒戲，他婦人家不比你，倘若不肯，喊叫起來，體面不像了。」張揚道：「自古色膽大如天。這般芥菜子兒大的膽，緣何幹得大事。」芳卿說：「怎生在你身上便好圖謀。」張揚笑道：「他管門的老李，是聾而且盲的。此事你可預先閃在龍家門首，待我叩門叫出天生，祇說你往某處吃酒，夜間不回了。我倒和他到你房中歇下。你見我進來了，你竟做天生，直進內房。房中沒有燈火更好。有燈火祇須將口吹滅，竟進被中。那玉香難道說你別人不成。你切莫做聲，竟到手上，慢慢說也未遲。」芳卿笑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恐有差池，認出怎好？」張揚道：「認出怕他怎的，他無非是個妓女，倒也不放你在心上，又不是貞節的婦女。就是認出，他一發快活了。」芳卿道：「這樣我今晚倒要在巧兒面前說謊，祇說和你在書房歇了。」張揚說：「這也做我不著了。」

計議端正，芳卿除巾脫服。等到黃昏時候，同張揚到龍家大門上叩了幾下。老李問是何人，張揚道：「是我，要見你主人。」老李道：「大爺睡了。」張揚道：「有要緊的說兒見他，你進去說便了。」老李開了大門，進去一會說道：「來了。」芳卿閃在邊，天生出來，見了張揚。張揚扯到前邊，附耳說了，天生歡喜之極。張揚道：「你可悄悄的竟進書房叫我。老李栓門便了。」天生進了朱家大門，張揚推了芳卿進龍家，叫老李關上大門。老李應了一聲，把門閉上。

芳卿一竟走到後軒，見一個女使持燈出來照著。芳卿把袖口掩住下邊口臉，竟往內走。見房中也有一燈，把眼一看，床帳分明，連忙把燈滅了，閉上房門去睡。玉香道：「我祇說那小東西，叫你出去幹那討勾當，緣何倒肯進來了。」芳卿冷笑一聲，便一把摟住去做那買賣。玉香那裏知道是朱子貴，連忙分散金蓮，輕偃玉體，在芳卿喜出望外，更加幾倍工夫。在玉香見他不與張揚如此，卻來和他留連，分外添許多嬌意。果是兩情歡暢，須臾雨散雲收，沉沉而睡，直至五鼓，重上陽臺。將及微光，芳卿抽身而起。玉香道：「天早，還好睡哩。」芳卿低道：「有事便來。」竟出了門，一路開門出去。到了街上，見自己大門還是閉的，倒走了開去。須臾開門，那天生也恐芳卿回來撞見，趕早的出了朱家，竟往家中去了。芳卿走進書房，見了張揚，各道伊來之事，二人暗暗歡喜。

且說龍天生恐玉香問及，不好回話，竟到書房梳洗。玉香見了天生，並無一言，天生大喜。此後常常時時相見，竟同如舊。

後來天生倒與張揚情厚，三回五次在張揚面上說巧兒標致，怎生得個法兒睡得一夜，便死甘心。張揚笑了一笑，暗地想了一會道：「不難，如今芳卿常往外邊去歇，竟不歸家。祇須待他出門，你竟假做芳卿，竟進內房去睡。二娘問你怎生進來了，你祇說和我言語起來，決無疑事。」天生大喜。

次日，待得芳卿出門，天生捱入書房。張揚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好進去了。倘然停燈，必須吹滅方可上床。」天生道：「倘巧娘認出，叫將起來，如何？」張揚笑道：「也是個不即溜的東西，你一時進去，他怎生知你是龍天生，就是做出來，不過是朋友的妾，也無甚大事。祇管放心進去。」天生依了張揚之言，大了膽直至裏邊。見了佛前燈火，依路悄悄而入。到了內房燈尚未滅，忙閉房門，吹滅脫衣，巧兒說：「今夜恭喜，為何撇了心愛的人，倒肯房裏來睡？」天生假笑一聲，一把摟住，便去親嘴。巧兒啞住舌尖，兩個雲雨起來。但見：

深抽淺送，輕叫低聲，說不盡萬般親愛，描不出一段恩情。寫意兒，伸伸縮縮；真愛惜，款款輕輕。一個柳腰亂擺，一個簡擺齊根。一個水流不住，一個火發難停。祇有人間如此景，纔求仙筆畫難成。

兩個人完了事，雙雙摟住睡了。直至雞鳴，重赴巫山之約。須臾天亮，天生抽身穿衣竟出，會了張揚，悉言其事。竟回家去了。張揚心下想道：「這兩個婦人，都錯認了丈夫，就是做出來，不過是兌換姻緣，祇是瞞他兩個便了。」那芳卿卻也怕天生，賊頭狗腦的回來；這天生又怕撞見芳卿，遮遮掩掩藏躲。兩下該是緣法，再也不做出來。又這兩個婦人，一些也不知道。

不期過了兩月，祇因朱子貴完願，家中演戲，請著親友，玉香也來吃酒。上得戲，將完半本，這時玉香到巧娘樓上小解。芳卿無心上樓，走到床前，恰好玉香未及繫褲。芳卿上前抱住玉香，玉香抵死不肯。芳卿笑道：「好了兩個月，今朝倒不肯起來，」玉香道：「還不要亂話，我養你廉恥，不叫起來，好好放我下去。」芳卿想道：「且放他下去，慢慢省問他便了。」放他穿好衣服。玉香飛也似跑下樓去了。

不期過了幾日，家中忙完了，天生想著巧兒，芳卿思著玉香，未免又是張揚線索。芳卿見玉香睡在床上，他竟脫衣就寢，有心把玉香便幹，弄得酣美之際，芳卿叫道：「可好麼？」玉香道：「好。」芳卿道：「今夜這般親熱，為何前番在我家樓上，死也不肯？」玉香心下吃了一驚：「此事並不吐露一些，緣何丈夫知道？又說有我家樓上，莫非朱芳卿了？」燈尚未滅，把眼仔細一看，驚道：「你原來這般大膽，倘遇見我良人，怎樣開交！」芳卿道：「你尚在夢裏，也因你夫主要想勾引張揚，我從前月那日，如此如此，直到如今，祇我再不題起，所以你不猜疑。」玉香笑道：「這樣奇事，如此和你扯個直了。」芳卿道：「為何？」玉香笑道：「你的令正也差認了尊兄，亦被良人冒名宿歇了。」

芳卿聽見大怒道：「有這般奇事！了不得，我決不干休。」玉香笑道：「好沒道理。我把你睡了兩月，你妻子又難道我丈夫睡不得的。這是你不仁，不是他不義，還是誰先做此事？」芳卿默默無言。又道：「我妻子怎樣與他睡？」玉香笑道：「此時天生也在你家，恨著你哩，這是天理昭彰，一報還你一報，還要氣甚的。下次肯換，兩下交易幾次；如不肯，各自守了地方，竟自歇了。」倒說得芳卿笑將起來，道：「不要便宜了他。」便又弄將起來。這玉香初時，祇說是丈夫不在意上。後來這番曉得芳卿，自然又發出一段媚人的光景。芳卿十分愛極，便道：「玉娘，我與你十分恩愛，不若兩下換轉了，可使得麼？」玉香道：「活該死的，祇好暗裏做此醜事。聞知於人，豈不羞死。你是男於漢大丈夫，把人罵了烏電忘八，看你如何做人！想你二娘還不知是天生，你明晚歸家，與二娘說明，看他心事如何。」言之未已，天色微明，穿衣別去。

竟到書房，見了張揚。便怒沖沖的說著前事。張揚穿衣起來，笑道：「這是顛倒姻緣的小說一樣了，你不淫人婦，人不淫你妻，你家嫂嫂，還不知道此事。倘知道亂將起來，外人知道便不好了。祇好隱然滅醜，方是高人。若是播揚起來，外邊路上，行人口似碑，一個傳兩，兩人傳三，登時傳將起來。那賣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，刊了本兒。待坊一賣，天下都知道了。那時就將一萬銀子去買他不做聲，也難了。不若靜忍，方是上策。」芳卿道：「我想起來，都是你做成此事。」張揚道：「干我甚事。你自想玉娘標致，做起的勾當，與我何干？」

芳卿進去見了巧兒。巧兒道：「好流洗了，祇管鬆髮散髮的。」芳卿扯了巧兒，低低道：「我昨夜失陪了，你不要怪我。」巧兒笑道：「這樣昨夜睡在床上的是一隻狗！」芳卿道：「我晚上與你說知。」巧兒滿肚皮疑心起來。欲待再問，見芳卿又走了出去，暗暗千思萬想，摸摸情由，比丈夫身子輕巧，莫非被人盜了？嗟嗟呀呀，嘆息到晚。芳卿與張揚吃了晚飯，竟至房中，與巧兒睡了。巧兒忙問早上情由。芳卿將偷玉香緣故從頭一說。巧兒嘆息道：「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，原是你不是起的。如今切不可再蹈前轍了。」芳卿道：「那玉香是個妓女出身，極會勾人。昨夜說出原由，知是我了，反發出許多憐愛之情，一時難捨，必須再與他睡睡，方肯住手。」巧兒笑道：「倘龍天生到來，我也變不得臉了。」芳卿道：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兩夫妻未免有一番兒事情。

次日，恰好龍天生往親戚家拜壽，芳卿知道竟至後園，開了後門，竟到玉香房內玉香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忙走到後邊冷房內，住了腳步。芳卿隨他同到房中，玉香道：「此事祇好暗地裏還好做做，怎青天白日走將過來，倘被他人看見，還是教我叫喊起來，還是隱藏得過，以後切不可如此。」芳卿笑道：「祇因愛卿，一時見天生出去，起了念頭，望你恕我之罪。」芳卿細把玉香一看，果是十分愛人，摟抱求歡。玉香難推，就在椅上雲雨起來。兩人愈加恩愛，直至事完，玉香要出外淨手，道：「你且坐著，我出去了，再來與你講話。」竟至房中淨手。並看女使俱在外堂間耍，將軒門反閉，又到房中，笑道：「我昨晚把你情由，說與天生，他也沒奈何道：這是天使其然。祇索罷了，祇是難捨巧兒，如之奈何。我便取笑他道：『兩下換轉了如何？』他說：『卻使不得。縱然你閱人多矣，他是個小妻，兩下些混帳兒罷了。我想他肯如此，我怎生作難，不若與張小官說明，著他中間幫襯，擺席通家酒兒，大家各無禁忌如何？」芳卿笑道：「總是槐花淨手，白不來了，依你這般說便了。」芳卿同玉香到園中角門首。芳卿推門，那門鎖緊了，忙叩兩下，巧兒開門，見他兩個便笑道：「倒好得緊，明公正氣的來往了。」玉香臉兒紅將起來。巧兒忙道：「二家取笑，如此認真，大家一般般的，有甚羞澀。」一把扯了他到自己房中，喚女使便整些便物，留玉香吃酒。芳卿到書房，說與張揚道：「玉香說天生原故。」張揚道：「等我與你兩下，打一個和局罷。」

次日，張揚走到天生家，就是撮合山一般，花言巧語說了一番。龍天生已依允了，又與芳卿說了一遍，兩下都應承了。每邊出銀二兩，做一本戲文，不請一個外客，就擺在花廳後面，就做一本南北兩京奇遇的顛倒姻緣戲文，兩下自此明明白白交易了。不期那些左右鄰舍聞知此事，傳將起來，笑個不住。有那好事的，登時做下一首《西江月》詞兒，道：

相交酒肉兄弟，兌換柴米夫妻。暗中巧換世應稀，喜是小星娼妓。  
倘是生兒生女，不知誰父誰爺。其中關係豈輕微，為甚逢場做戲。

滿杭城傳得熱鬧，朱龍二家也覺得不雅，想要挪移開了，又不便；欲要嫁了婦人，又難割捨。遂自拈了四句詩，回著諸人道：這段奇緣難自由，暗中誰識巧機謀。

皆因天遣償花債，沒甚高低有甚羞。後眾人見了他四句，又題他四句：

張郎之婦李郎騎，李婦重為張氏妻。

你不羞時我要笑，從來沒有這般奇。朱龍二家見了，又復四句道：

兩家交好又何妨，何苦勞君筆硯忙。

自己兒孫如似我，那時回覆怎生當。自此各人猛省道：「果是，倘若兒孫不爭氣，妻子白白養漢的也有，還不如他小阿媽兌換的好哩！」內中又有人道：「小阿媽換了，也無此事。」內中又有人一說：「此乃世間常事，豈不聞愛妾換馬、筵前贈妾的故事。」

內中有個王小二，是個單身光棍，無賴小人，其日吃醉了，便道：「這朱龍兩個都是無恥烏龜，所以做這樣事。」朱子貴恰好出門，聽見他罵得毒，打個溜鳳巴掌。龍天生聽見，也走出來幫打。一眾鄰舍都來勸息，把王小二怨暢一番道：「小小年紀，也不該如此輕薄。」王小二自知不是，到夜深跳入江中死了。大家都不知道。過了幾日，那屍首飄將起來，浮於江面。漁父撈上岸來，大家一認，方知是王小二投江死了。那地方里長，見有對頭的，不肯買材盛貯。恰好這一錢塘縣太爺到浙江驛迎接上司，地方將此事從頭至尾一稟，太爺一根簽把三個人一齊拿到，跪在地下。大爺道：「你二人為何縱妾渾淫，又打死王小二？」朱子貴道：「老爺在上，縱妾渾淫，罪當甘受。王小二辱罵，祇打得幾個巴掌，自知無理，投江身死，於小人何干？」太爺道：「果是投江，豈著你償命不成。速追燒埋銀兩。」將張揚、龍天生、朱子貴各責三十板，以正縱淫之法。二婦不知不坐，地方免供逐出。登時下審道：

審得朱、龍二犯，世上雙奸，縱妾渾淫，偷生禽獸，自取罪名人敢罵，甘心忍辱辱其身。王小二酗酒兇徒，祇作江流之鬼。朱子貴不思有法，妄加風流之拳，龍天生一力幫扶，同擬不應之罪。限張揚兩家撮合，豈堪警杖之偏。速取燒埋，已完罪案。三人同罪一體，二婦另擇良人，各取正妻，可免宗支之玷。待生親子，方無訝父之疑，諒責三十，前件速行。如違申報上臺，理合從重究遣。

那朱、龍、張三人，一蹶一步，出了郵亭，到了家門，完其所事。沒奈何，斷除恩愛，將二婦各嫁良人。各娶妻房，重偕伉儷。一個移在吳山，一個遷於越地。自此無人再生活了。正是：

一時巧計成僥倖，千古傳揚作話頭。

總評：

揚州艷女，南阮名姬。兩皆國色天姿，四下自成心許。張楊詭計，調虎離山。兩婦乘機，養魚換水。朱、龍各有移風換月之奸，天意徵於覆雨翻雲之報。王小二捏造《西江月》，命殞東流水。大理絲毫不錯，人心在自安排。鑒此以為後戒。

[返回 >> 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